

福尔摩斯全集

SHERLOCK HOLMES

归来记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著
赵梅君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福尔摩斯全集之 探案 H Sherlock Holmes 归来记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著
赵梅君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来记/(英) 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 著; 赵梅君译. —2 版.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2. 9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 - 7 - 5080 - 7081 - 0

I. ①归… II. ①柯… ②赵… III. ①侦探小说 - 小说集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8283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之归来记

选题策划 刘景立 北京宏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赵楠 刘晓冰 李春燕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装 订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 × 970 1/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16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归来记

空屋子	(3)
诺伍德的建筑师	(21)
舞蹈者	(41)
孤身骑车人	(61)
修道院公学	(79)
黑彼得	(105)
米尔沃顿	(122)
六尊拿破仑半身像	(136)
三个大学生	(153)
金边夹鼻眼镜	(168)
失踪的中卫	(186)
格兰奇庄园	(203)
第二块血迹	(219)

归来记

GUILAIJI





空屋子

一八九四年春，全伦敦的注意力都投入到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谋杀的案子上，这个案件使整个上流社会感到莫大的惊慌。对于警方所调查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有所了解，但许多细节被删去了。因为起诉理由如此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直到将近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可以讲述当时破案时所遗缺的重要环节。案子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但它意想不到的结局，更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在我一生所经历的那许许多多的冒险事件中，这案件的结果使我感到最诧异和震惊。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回忆起它来仍令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新体验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心情如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关心福尔摩斯的读者大众说句话：不要因为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而责备于我。要不是他曾亲口下达了禁令，我会把这件事及早告诉大家的。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可以想象，由于我和福尔摩斯的交往而使我对刑事案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他失踪以后，只要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认真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还尝试着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尽管不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疑案像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把我吸引住。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我敢肯定他一定会被这件事中几点古怪处所吸引。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足可弥补官方警察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整日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难以找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甘愿冒险讲一个陈年旧事，把审讯完成时已经公布过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的案情简要再说一次。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他的母亲因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便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 427 号的一套住宅内。这个年轻人常出入上流社会场所，众所周知，他无恶习也无仇人。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就在几个月前，双方协议解除婚约，此后也未发现他有什么留恋。他天性冷漠，习惯于平淡的生活，平时的圈子狭小而保守。可是，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神以一种极度独特的方式向这个一贯悠闲懒散的青年发出了请帖。

罗诺德·阿德尔喜欢并且经常打纸牌，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他的身份。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事发那天，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运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镑，不可能超出这个数目。他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富，如此小的输赢对他来说无足轻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打牌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素来小心谨慎，不赢点钱，通常是不会走的。证词还涉及到几周前，他和莫兰上校一伙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多达四百二十镑。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这些。

事发当晚十点整，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证实说，听见他走进二楼前厅也就是经常被他当做居室的那间屋子时，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无一丝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道声晚安，却意外地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回应，于是让人把门撞开，发现这位可怜的青年躺在桌旁，一颗左轮子弹击碎了他的脑袋，模样极其恐怖，可屋内没发现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磅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被码成十小堆，数目多少不均。另外有张纸条，上面写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据此可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数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对现场的详细检查反而使得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找不出任何理由可证明门为什么会被插上。这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番红花在窗下的花坛里开得正艳。可是花丛和地面都没有被人踩过的迹象，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那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十分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若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那么这一定是个出色的射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道，不到一百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马车站。虽然这儿出现了命案，还有一颗像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致命的创伤，可是当时无任何人听到枪响的声音。而且这件奇案，由于找不出动机而显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像我前面所讲述的，没人知道这个年轻人有什么仇敌，何况，他屋内的钱和贵重物品丝毫未动。

我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情况，尽力想发现一个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理论来找到捷径——我的亡友称之为所有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在六点左右来到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群无所事事的人聚在人行道上，抬起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向我指点着我特意要来看看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男子正在高谈阔论他自己的某种推测。我怀疑他是个便衣警察，其他的人也都在围着他听。我好不容易凑上前去，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又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正在此时，我撞在后面一个残疾老人身上，撞掉了他抱着的几本书。我捡起那些书，看见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是《树林崇拜的起源》。这使我想到老人一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爱好。我尽力为这意外之事道歉，可不巧的是，在主人眼里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是奇珍异宝。他充满厌恶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在人群中逝去。

我观察公园路427号已有很多次，但这对解除我的困惑毫无帮助。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半截栅栏的矮墙，不超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轻而易举。但那扇窗户可根本够不着，因为墙外面没有水



归来记

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帮助身体轻巧的人爬上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只好返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呆了不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叫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而是那位怪异的旧书收藏家。他那轮廓清晰而清瘦的脸在灰白的须发中显露出来，右臂下夹着至少十来本他心爱的书。

“您一定很吃惊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嘶哑。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

“我感到非常抱歉，先生。刚才我步履蹒跚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瞧见您走进这所房子。我对自己说我该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对他说，刚才我的态度是有点儿粗野，但却无任何恶意，还要对他帮我把书捡起来说声谢谢。”“您别把这点小事看得太重了，”我说，“能不能问一下您是怎么认出我的？”“先生，其实，我可以称做您的街坊，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就是我的小书店。或许您也有收藏书籍的爱好吧，先生。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本都很便宜。你的第二层空档有些不太整齐，再来五本书就可恰好把它装满，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等我回过头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就隔着书桌站在那儿对我微笑。我吃惊地站了起来，盯着他几秒钟，突然晕了过去，这样的状态在我是平生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仿佛有一片白雾在我眼前打转。白雾逝去，我才发现我的领口解开了，嘴唇上还留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俯在我的椅子上，一手拿着随身带来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十分抱歉，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脆弱。”我把他的双臂抓得紧紧的。“福尔摩斯！”我大喊叫了一声，“真的是你？难道你还活着？你是怎么从那恐怖的深渊中爬出来的？”“等一等，”他说，“现在你真的有力气来谈论这件事了，瞧我这次的戏剧性出现给你造成了多么大的刺激。”“我没事了。可是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的确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呐！芸芸众生，可偏偏是你站在我的书房里。”我又抓住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膊。“可是，无论如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何，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如何从那可怕的峡谷中逃生的。”他面对着我坐下来，如以前一样若无其事地点着一支烟。他穿着一件卖书商人穿的破旧长外套，看得见的只有那一堆白发和放在桌上的旧书。他显得比从前更清瘦、警觉，但从那张鹰似的脸上我发现了一丝苍白的颜色，使我看得出来他最近的生活极其没有规律。

“我很高兴能把腰挺直，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几小时把身长减短一英尺真不是玩笑。如何解释我的经历可在以后再谈，我亲爱的老朋友，咱们面前还有一晚上的艰险工作——如果你可以同我合作的话。最好是这项工作完了以后，我再把全部情况告诉你。”

“我很想知道，希望现在就听到。”

“你愿意今天晚上随同我前往吗？”

“你说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都行。”

“如过去一样，出发前咱们留点时间用点晚饭，好吧，说起那个峡谷，从那里逃出来并没有费多少力，理由极其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什么？”

“真的，华生，我压根没有掉进去，但我给你的便条可毫不掺假。当我察觉模样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毫不怀疑我的末日到了。在他的灰色眼睛里，我觉察到一个冷酷的意图。于是我跟他商量了几句，得到他彬彬有礼的许可，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一起留下后，就沿着那条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紧跟着我。走到最后没有路了，他并未掏出武器，却冲上来将我抱住。他知道他已走上末路，急于对我进行报复。我们两人在瀑布边上扭成一团。但我懂点日本式摔跤——在关键时刻常能起作用，我从他的两臂中挣脱出来，他发出一声极其恐怖的尖叫，两手向空中乱抓，又疯狂地踢了几下。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无法保持平衡而掉下去了。我探头看到他下坠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又被弹出去，掉进水里。”我万分惊讶地听他边吸烟边做这番解释。



归来记

“可是还有脚印呐！”我大声说，“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脚印，但往回走的却一个也没有。”

“噢，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一霎间，我忽然想到命运给我安排了很巧的机会。我知道不仅莫里亚蒂一个人——至少还有三个人想置我于死地，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望会因其首领的死亡而变得更强烈。他们都是危险人物，准有人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世上的人都认为我死了，这几个人就会更加胆大妄为，随意行动，这样我早晚都能消灭掉他们。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向世人宣称我仍在人间。当时我做出的决策是如此迅速，我相信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这一切我已经想出来了。”

“于是我开始观察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后来我读得津津有味文章中，你断言那是绝壁。但你说得并非全对。悬崖上仍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还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无论是一直爬上如此高的峭壁，还是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而不留丝毫痕迹都是同样难的。当然，我也可以像在过去类似场合做过的那样把鞋倒穿，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肯定会使人想到这是骗人的手法。所以，我最好冒着风险攀上去，这可不是一件让我愉快的事，华生。瀑布在我脚下隆隆作响。我不是个富于幻想的人，可是我真的仿佛听见莫里亚蒂的声音从深渊中冲着我喊叫。当几次我的手抓脱身边的草或脚从湿岩石缺口滑脱的时候，我都以为我完了。但是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在那儿我可以很惬意地躺下而不被察觉。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忙忙碌碌而又毫无效率地调查我的死亡之时，我就躺在岩架上。”

“当你做出完全错误的结论离开那里回到旅馆时，只有我一个人剩在那，我以为我的冒险已经结束了。可是非常突然的事故发生了，使我吃惊的事情来了。‘轰隆’一声，一块巨大的岩石从天而降，从我身边擦了过去，正中下面那条小路，又弹起来掉进深渊。我当时还认为这块岩石是偶尔掉下来的，但我抬头望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脑袋。这时又一块石头落下来砸在我躺着的地方，距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这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意味着莫里亚蒂并非是单枪匹马行动的。在他行动时，还有一个同伙在望着我们，而我一眼就发现这个同伙是多么阴险的家伙。他躲在一边亲眼目睹了他的朋友淹死和我逃脱的情形。他一直等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试图实现他朋友未能得逞的阴谋。

“我考虑这一切并没有花费多少工夫，华生，我又看见那张冷酷的脸从崖顶朝下张望，这预示着又有一块石头要落下来了。我瞄准崖下的小道往下爬，这比往上爬更难百倍。可是我没时间想往下爬的危险，因为正当我双手攀着岩架边缘，身体悬空的时候，又一块石头‘呼’地一声从我身旁落下。我爬到一半的地方脚踩空了。幸好上帝保佑，我掉在那条窄道上，但摔破了头。我爬起来跑掉了，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如此一来，这世界上就没有人知道我的下落了。

“那时候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是我唯一信赖的人。我再三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但是当时最紧要的是让大家认为我已不在人世。要是连你都不相信我死了，你就一定不会写出一篇令人信服的有关我不幸死亡的故事。在这三年中，我几次提笔要给你写信，但老是担心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不小心泄漏秘密。正因如此，今晚当你碰掉我的书时，我只能假装不认识你走开，因为我的处境十分危险，只要当时你稍露出点惊讶，就会有人注意我，从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至于迈克罗夫特，那是因为我需要钱，我必须告诉他我的秘密。在伦敦的事态发展并不是如我所想象得那样有利，因为在莫里亚蒂匪帮团伙案的审理中，两个主要成员逍遥法外，而这又是两个最危险的成员。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所以常常把去拉萨跟大喇嘛消磨时光当作乐趣。或许你曾读过一个叫西哥森的挪威人写的极其优秀的考察报告，相信你一定不会想到那里写的正是我的状况。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又到喀土穆对哈里发作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并且把拜访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国以后，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中，我花费了几个月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研究，又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有一个还在伦敦，我便预备回来。公园路奇案的消息使我加速了行动步伐，不



归来记

仅因为这件案子的是非曲直吸引了我，而且它好像给我个人带来了最难得的机会。我马上回到伦敦贝克街，赫德太太被吓得歇斯底里地发疯，房间和记录迈克罗夫特都替我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就这样，我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我发现自己坐在我原来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并希望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也坐在对面他一向常坐的那把椅子上。”

这是四月里的一天晚上我所听到的离奇曲折的故事。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以为再也不能看见他那瘦高的体形和热忱的面容，这个故事真像痴人说梦。

“工作是对悲伤最有疗效的解药，”他说，“今天晚上，我给咱俩安排了一件工作，如果咱们能成功就不枉费今生。”我求他讲详细些，但是没起作用。“天亮前够你听和看的，”他回答说，“有三年的往事要谈，但只能继续到九点半，以后，就要开始这次空屋探险。”

一如既往，到了九点半，我发现自己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的心里充满要冒险的激动，口袋里装着手枪。福尔摩斯镇定自若，一句话也不说。街灯的亮光明暗交替地照在他严峻的脸上，只见他嘴唇双闭、眉头深锁地沉思着。我无法设想我们将在伦敦这罪犯出没的黑暗丛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从这个狩猎天才的神态来看，我完全确信此行必是一次冒险之举。他那饱经磨炼的阴沉的脸上时而露出讥讽之色，预示着我们的对手凶多吉少。

我原本猜想我们要去贝克街，但福尔摩斯叫马车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停下来。我看见他下车后左右探望了一下，接着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又非常细心地看清楚后面是否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出于对伦敦偏僻小道的了如指掌，这次他飞速而有信心地穿过一系列我从来都没来过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在一条小路上出现，两旁是一些光线模糊的老房子。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到了曼彻斯特，然后到了布兰福特街。在这里他马上拐进一条窄道，又穿过一扇木栅栏门进了一个僻静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一所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起走进去，他又关上了门。

这里伸手不见五指，显而易见是一间空屋，脚和没铺地毯的地板接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触发出“吱吱”的声音。我伸手摸到一面墙，感到上面的纸早已裂成一片片地挂着。福尔摩斯用冰凉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腕，领我走过一条长过道，到看见门上面昏暗的扇形窗才停步。在这儿，福尔摩斯忽然往右转，我们就进了一间正方形的大空房，四角很暗，只有正中央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得能模糊辨认。附近没有街灯，厚厚的灰尘积在窗户上，因此我们在里面只能看见彼此的轮廓。我的同伴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把嘴凑近我的耳朵：“你知道咱们在哪儿？”他悄悄地问。

“那边就是贝克街。”我睁大眼睛透过模糊的玻璃往外看。

“不错。这里就是咱们寓所正对着的卡姆登私邸。”

“那咱们为什么来这儿？”

“因为可以清楚地从这儿观察对面的高楼。亲爱的华生，请你靠近窗户一点，小心别暴露自己，再看看咱们的老寓所——你那么多传奇故事不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吗？让咱们来看看我离开这儿三年是不是完全丧失了令你称奇的能力。”

我轻轻地移动脚步，向那所熟悉的地方望去，当目光落在窗上时，我吃惊地叫起来。对面我们的老寓所的窗帘已经放下了，屋里点着明亮的灯，窗帘上清晰地映出一个人的身影：那头的姿势，宽宽的肩膀，轮廓分明的面部，不须任何疑问。那转过半面去的脸，就跟我们祖父母那一辈喜欢装上框子的一幅剪影一样，完完全全是福尔摩斯本人。我惊奇地忙把手伸过去，试图证实一下他是否还在我身边，他全身颤动而又忍住了笑。

“看见什么啦？”他说。

“天呐！”我大声说，“简直妙极了！”

“我相信我变化多端的手法还没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淘汰，或者因频繁使用而枯竭。”他说。从他的话语中，听得出这位天才对自己的杰作有难以抑制的自豪。“的确有几分像我，是不是？”

“我可以发誓说那就是你。”

“这个功劳归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做成了这个蜡像模子。剩下的是今天下午我在贝克街自己布置的。”



归来记

“你觉得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

“不是觉得，是知道。”

“谁?”

“我的老敌人——那一帮可爱的人，他们的头子此刻正躺在莱辛巴赫瀑布下面。别忘了只有他们知道我还活在这个世上，他们确信我早晚会回到这个地方，就不停地监视着这儿。今天早上他们看见了我到达伦敦。”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当时从窗口往外看，一眼就发现他们派来放哨的人。这是个角色，姓巴科尔，以杀人抢劫为生，是个出色的犹太口琴演奏家。对他我毫不在意，但是我特别担心操纵他的那个人，此人乃莫里亚蒂的死党，是全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犯罪分子，也就是从悬崖上投掷石块想加害我的那个人。华生，今天晚上追踪我的正是他，可是他对咱们在追他却毫无所知。”

我朋友的计划渐露端倪：从这个近便的隐蔽所，监视者正受人监视，追踪者正被人追踪。窗户那边消瘦的影子正是诱饵，而我们正是等待猎物的人。我们一同沉默地站在黑暗之中，注视着在我们面前匆匆而过的人影。福尔摩斯不言不动，但我能看出他正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专心盯着过往的行人。这是个寒冷喧嚣的夜晚，冷风在街上呼啸而过。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一般都紧裹着外套和围巾。我有一两次似乎看见了刚见过的模样相同的人影，特别注意两个像是在附近一家门道里避风的人。我让福尔摩斯看这两个人，但他极其不耐烦地应了一声，接着又目不转睛地盯着街上。他有时局促不安地挪动脚步，手指不停地敲击着墙壁。显然他开始担心他的计划不会完全像他希望的那样有效。最后，将近午夜时分，街上的人迹渐渐稀少，他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安情绪，在屋里走来走去。我正要对他说点什么，抬眼望了望对面亮着的窗子，但我又大吃一惊。我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膊，对着前面指了一下。

“影子动了!” 我叫了出来。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背朝着我们。三年的时间并没有消除他粗暴的脾气，也丝毫未减少他对脑力低于他所表现出的急躁和不屑。